

物质性与记忆建构：青年女性用户复古摄影设备怀旧实践研究

谢凤婷

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1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11日

摘要

在数智媒介环境下，CCD、DV等复古摄影设备以“过时技术”的形态重新进入社交媒体活跃的青年女性群体的日常实践，成为技术怀旧的重要载体。本研究以媒介物质性理论为视角，结合深度访谈与主题分析法，系统探讨该群体使用复古摄影设备开展技术怀旧实践的多维动因，及其对记忆原真性的形塑机制。研究发现：该群体重拾旧媒介并非单一情感回溯，而是生活压力、平台逻辑、审美反思与身份焦虑等多重社会语境交织下的复合动机；复古摄影设备通过实体操作、物理存储、原生画质等物质特性与具身实践，从客观情境真实与主观情绪真实两个维度，重塑了区别于算法主导的智能手机影像的记忆结构。本研究明确了媒介物质性在技术怀旧中的基础性作用，揭示了数字时代青年女性的主体性重构逻辑，为理解青年媒介实践与记忆生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研究结论仅适用于社交媒体活跃的青年女性群体，存在样本圈层性局限，未来可拓展至多元群体开展深入研究。

关键词

技术怀旧，媒介物质性，记忆建构，具身实践

Materiality and Memory Construction: A Study on Young Female Users' Nostalgic Practices with Vintage Photography Equipment

Fengting Xie

School of Digital Media and Design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1, 2026; accepted: May 1, 2026; published: May 11, 2026

文章引用：谢凤婷. 物质性与记忆建构：青年女性用户复古摄影设备怀旧实践研究[J].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5): 63-72. DOI: 10.12677/jc.2026.145113

Abstract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media environment, vintage photographic devices such as CCD cameras and digital video camcorders (DVs) have re-entered the daily practices of young women active on social media as “outdated technologies”, serving as vital carriers of technological nostalgia. Grounded in the theory of media materiality, this study employ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hematic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multi-dimensional motivations driving this group to engage in technological nostalgia practices via vintage photographic equipment,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such practices shape the authenticity of memor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group’s return to old media i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emotional retrospection, but a composite motivation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of multiple social contexts including life pressure, platform logic, aesthetic reflection and identity anxiety. Relying on their material features and embodied practices—such as physical operation, physical storage and native image quality—vintage photographic devices reconstruct a memory structure distinct from algorithm-dominated smartphone imagery, in terms of both objective situational authenticity and subjective emotional authenticity.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media materiality in technological nostalgia, uncovers the logic of subjectivity reconstruction among young women in the digital age, and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youth media practices and memory produc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only applicable to young women active on social media, with limitations arising from the homogeneity of the sample group. Future studies may be extended to diverse populations for further in-depth investigation.

Keywords

Technological Nostalgia, Materiality of Media, Memory Construction, Embodied Practi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只想要拉住流年好好地说声再见，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每至毕业季，校园歌曲《纪念》总会引发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学子对校园生涯与青春时光的集体回望；已进入职场的社会群体，亦常通过回溯过往社交媒介动态的方式，完成对过往生活片段的情感重温。近年来，复古服饰、经典红色歌曲、老电影、磁带卡带等一度被技术迭代与时间演进边缘化的“旧媒介”形态，重新进入大众文化视野：“怀旧”也由此突破个体情绪表达的范畴，演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景观。

CCD 相机、DV 摄像机作为千禧年间流行的影像拍摄设备，曾一度在高清数码相机、智能移动终端等新兴数字媒介的迭代冲击下面临被淘汰的境遇，如今却重新走入公众视野，借由怀旧文化语境成为风靡各大社交平台的潮流媒介器物。

基于上述社会文化背景，本研究聚焦复古摄影设备相关的怀旧实践，围绕青年女性用户媒介使用行为探讨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在青年女性用户重拾旧媒介的多元行为动机中，媒介物质性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其二，此类技术怀旧行为如何通过具体的媒介物质性互动，系统性地建构个体与集体媒介记忆，甚至引发媒介记忆的偏差化效应？

2. 研究基础

2.1. 媒介技术与怀旧研究

“怀旧”(Nostalgia)这一词语最早是指因为乡愁而产生的疾病——17世纪晚期瑞士医生霍佛将“怀旧”的概念定义为形容将士远离故乡而产生思乡病的医学术语[1]。之后, Holak 与 Havlena (1998)认为, 怀旧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 它既是对过去的追忆, 也是对情感的再现。尤其是在技术怀旧的情境下, 个体通过与旧技术的互动, 寻求的是对情感的再连接, 而非单纯的物质功能复现。通过与老式摄影设备的互动, 青年女性用户不仅仅是重新体验某种技术, 更是通过具身性操作重拾了情感上的归属感[2]。

2.2. 技术怀旧实践对记忆的形塑作用

Vander (2015)对技术怀旧界定为“对过时技术的美好回忆或向往”, 主要表现为特定媒介文化和艺术形式对“真实”模拟要素的重新组合或再模仿, 例如胶片颗粒、划痕、闪烁的灯光、破损的边框和褪色效果等[3]。刘于思(2018)在其研究中深入探讨了“记忆的技术”与“技术的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 并强调技术怀旧不仅是对旧技术的追溯, 更是通过这些技术媒介的物质性, 帮助个体重建和塑造他们的情感记忆。复古摄影设备通过其“手动”操作特性、胶片的质感以及拍摄时产生的视觉效果, 使得使用者能够更深入地与过去的记忆产生联系[4]。媒介技术怀旧历经三次媒介转向, 王润(2022)将其树立为“作为中介化的媒介怀旧生产”“作为物质性的媒介怀旧物”“作为互动展演的数字怀旧实践”[5]。邓秀军和李雅莹(2024)在研究中指出, 复古摄影设备的“原生画质”是其独特魅力的核心之一。在使用这些设备时, 用户通过实操体验感知到的画质、色彩和影像效果, 与现代数字设备生成的图像效果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让使用者对影像本身产生更高的情感认同, 也使得这些影像在记忆建构中显得更加“真实”与“情感化”[6]。

2.3. 媒介物质性与记忆建构

丁方舟(2019)指出, 物质性理论是理解和认识媒介的新视角, “媒介并非只是指向内容、机构以及形塑这些的社会力量, 而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与中介物, 开启了人类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意识, 构建了人的主体性意识, 并成为了形塑日常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形式的物质性动力源”[7], 以物质性视角来理解媒介与怀旧研究, 这就不能仅将媒介视为怀旧文本和怀旧叙事, 而要改变“重文本、轻物质”的媒介观念, 超越话语-文本的怀旧表征范式。

刘瑀钊(2024)指出, 复古摄影设备的“上手感”和操作方式是影响使用者情感体验的重要因素。在这些设备上, 用户需要通过手动调整焦距、曝光等参数, 这种与设备的直接互动带来了深刻的具身体验。而这种具身性体验, 正是通过媒介物质性影响记忆建构的关键途径。使用者通过触摸按键、旋转镜头等身体操作方式, 深化了对设备的情感投入, 进而影响了他们对记忆的情感真实性[8]。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 针对借助复古摄影设备开展怀旧实践的社交媒体活跃青年女性群体展开调研与分析, 通过搜集、梳理详实且具有代表性的一手文本资料完成研究论证。研究以线上发帖的形式招募曾使用复古摄影设备进行怀旧实践的平台用户, 围绕其个人经验、态度认知与行为特征等维度开展访谈, 采集相关详细信息。访谈前期先开展2次预访谈, 用以验证研究选题的可行性, 并拟定开放式访谈提纲; 后续在小红书平台发布招募信息, 选取10位女性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对话访谈, 同时结合受访者

的表述进一步深挖细节，力求获取更全面、深入的研究素材。受访者具体信息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 subjects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序号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使用时长(年)	访谈形式
01	27	本科	4	微信电话
02	19	本科	3	微信电话
03	26	硕士	3	腾讯会议
04	21	硕士	2	微信电话
05	22	硕士	5	线下访谈
06	22	硕士	1	线下访谈
07	22	本科	2	线下访谈
08	28	本科	9	微信电话
09	23	硕士	2	微信电话
10	24	硕士	3	微信电话

3.2. 数据分析

本研究访谈持续 3 个月，每位受访者平均访谈时长 40~87 分钟，主要采用线上腾讯会议、微信电话及面对面访谈形式完成数据收集。访谈结束后将音频转录为文字，采用主题分析法对文本资料进行质性编码与分析，具体编码过程如下：

开放式编码：逐句梳理访谈文本，提炼初始概念与标签，剔除重复、无效表述，形成怀旧动因、媒介物质性体验、记忆建构、平台影响等初始编码；

主轴编码：将初始编码按逻辑关联归类，提炼核心副主题，包括生活压力疗愈、怀旧消费驱动、审美反抗、客观真实形塑、主观真实形塑、符号化异化；

选择性编码：整合副主题，锚定核心范畴媒介物质性视角下青年女性复古摄影怀旧实践与记忆建构，形成完整主题网络。

4. 青年女性群体重拾旧媒介的动机解析

4.1. 生活压力与怀旧疗愈

齐格蒙特·鲍曼提出“液态社会”，他认为社会是流动的，变化的，社会中的个体也在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缺乏稳定的归属感[9]。在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呈爆炸式发展，职业形态与工作模式亦发生剧烈变革。社会个体需同时面对现实生活与社交平台中的虚拟人际关系双重维度，在两种身份之间频繁切换，由此承受着显著的生活压力与情绪焦虑，这使得人们回过头寄托曾经，开始借助过去旧物来承载自我的“时代情绪”。

受访者 08 提到：“手机里的照片太多了，而且很多都是学习和工作的，但这种 CCD 我就觉得我可以暂时抽离出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参数，拍一张独一无二的照片，回过头看也觉得很幸福。”(08)

在关于怀旧与身份认同的学术探讨中，学界普遍认为，现代人的本真性特质正不断被消解，碎片化生存已然成为当代人日常存在的主流状态[10]。数字信息社会中，个体自我叙事的连续性发生断裂，致使其在自我整合过程中陷入困顿。社交技术平台所塑造的碎片化、高度流动的个人形象，进一步让个体在

虚拟空间中迷失自我，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媒介社会中怀旧情绪的兴起，可被视为人类对媒介技术迭代所产生的矛盾性回应。在复古摄影设备怀旧实践中，个体以时代记忆为身份锚点，抵御数字生存带来的身份割裂与同质化困境，试图锚定更具连续性与独特性的自我，修复断裂的自我叙事，将认知重心回归至主体性存在本身，旧媒介也由此成为个体弥合身份裂痕的重要媒介载体。

4.2. 怀旧消费的兴起

如前文所述，社会怀旧情绪的蔓延促使个体借助旧媒介回溯过往。基于赫希曼与霍尔布鲁克的体验消费理论，复古摄影设备的怀旧消费已从工具性购买，转向情绪价值导向的情感投资[11]。“怀旧消费”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趋势，逐渐在中青年消费群体中兴起。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复古经济市场规模达到3552.5亿元，同比增长11.7%，预计2030年有望达到5878.5亿元[12]。但这种经济的火爆并非全然源于个体单纯的怀旧动机，更多是流量算法裹挟下形塑的“伪个性化”文化症候；以怀旧为噱头的产品沦为工业化潮流，部分青年女性用户青年在为平台获取关注与流量，在平台化的记忆展演中异化了怀旧的本真属性[8]。

受访者09说：“我最开始想买CCD是因为我觉得手机拍的有点一般，我就看了佳能的ixus系列的一个网红机型，网上很多都推荐它，加上评论区很多人也晒自己的成片，确实好看，但溢价太高了上千块。”(09)

受访者05也提到“和朋友出去玩发现有人就有一个小相机，说拍出来特别有感觉，然后给我展示她的小红书主页，好几个CCD拍的照片都火了，就有一种古早破碎感，我就感觉几百块钱我自己也可以拿下，就开始心动。”(05)

在平台逻辑的驱动下，怀旧经济的兴起已不再是青年女性用户青年内在怀旧情绪的自然映射，反倒成为催生“伪怀旧”现象的核心推手。平台流量至上的逻辑，驱使青年群体追逐“怀旧”符号所带来的流量价值，通过购置复古摄影设备展演“怀旧者”的身份标签；这种所谓的个性表达早已脱离主体本真，被形式化的怀旧器物所取代，亦折射出社交媒体场域中文化工业的生产逻辑与运作现状。布尔迪厄将书籍、艺术器物等物化形态的文化产品，归入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存在形式[13]。以此视角观之，复古摄影设备成为独具标识性的文化符号，其依托过时技术在数字时代的复兴重获新生，进而转化为兼具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文化资本，在数字场域中表征着特定的文化品位与价值取向，也由此激发了更多旧媒介使用者的怀旧追求。由此可见，怀旧经济的复兴不是由卖家买家双方简单交易和单纯怀旧情绪造成，而是平台技术算法和商业资本行为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4.3. 个人的自我展演

当下，人们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之前对图像进行美化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程序，因为拍摄主体也会随着图像的发布而成为被审视的对象，如果图片上有一点点小瑕疵比如脸上的汗珠，反光的牙齿，都可能被观众所“诟病”：你看她这里都没修到……，你看这里牙缝都没弄好……最后下一个定义“这些美都是修出来的”。所以各大社交平台的秀图者进行图像展示，已经不再局限于展示自己的美好生活，这种展示也涉及到对于“拍摄-修图-发图”这一完整过程的展示，一方面是个性展现的私人性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公开性和展示性的“炫美”行为[14]。

受访者02说：“小红书上那些美女的照片很多都是什么佳能相机，富士相机，或者iPhone 5s这种网红机型，都特别‘现代化’，美确实很美，但那种磨皮感，还有那种电子的感觉，让人看多之后也觉得平平无奇。”(02)

在当下青年女性用户青年圈层“怀旧热”文化浪潮的裹挟下，复古摄影设备顺势嵌入青年女性用户

青年的图像审美实践场域,成为青年亚文化圈层中新兴的审美风尚。青年女性用户青年群体逐渐挣脱“极致精致”的单一审美规训,他们开始反思数字化美图生产背后的符号建构逻辑及其蕴含的虚假性,逐渐意识到过度修饰的图像拼凑行为暗含着对真实生活场景的遮蔽。复古摄影设备作为旧媒介的物质载体,恰恰构成了对当下网红化、标准化“精致出片”审美逻辑的反抗性表达;它不仅承载着青年女性用户青年对童年生活的怀旧情感,更指向对千禧年代“平淡本真”审美语境的回溯。这一审美转向现象深层折射出,青年女性用户青年在长期深陷精致化、流程化的数字化美图生产实践后,逐渐滋生出审美倦怠与媒介疲劳,他们进而向往自然、纯真的原生审美形态,最终选择回归至复古旧媒介所带来的朴素、本真的图像创作与操作体验之中。

5. 设备物质性对记忆原真性的形塑作用

5.1. 核心细节强化：客观真实性的形塑

在短视频等平台环境中,怀旧实践往往通过“媒介化编码、数字拟像与仪式迁移”等方式,建构出可供消费与认同的“想象的过去”。这种“想象的过去”并非对历史的线性再现,而是一种被媒介形式与平台叙事重新组织后的记忆产物,其真实感来自可被分享、可被模仿的符号化结构,而非来自对事实细节的精确还原[15],怀旧的真实性更像一种“气氛式真实”——人们相信的并非具体史实,而是某种被共同感知的时代氛围与情感结构[16]。

受访者 03 提到:“之前我看到一处街景特别唯美,我就想拍下来,当时还没注意吧,只是单纯记录一下风景,但后面我导出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只正在穿过街道的小猫,然后路边有好几对牵着手安静散步的小情侣,我就觉得这个街道没有那么安静,反而挺热闹的。”(03)

技术怀旧对记忆客观真实的影响并非单向“还原事实”。在某些情境下,CCD的低像素与光线柔化效果反而掩盖了当时的不适与瑕疵,使个体在回看影像时形成更为积极的整体记忆印象。技术特性在此成为“记忆滤镜”,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却在时间回溯中重塑了事件的评价结构。

受访者 04:“我去河北那天特别冷,然后我的皮肤很干,化妆也起皮了,后面相机手机拍出来都特别丑,瑕疵特别明显,我其实已经很不开心了,但后面我哥给我用 CCD 拍了一张,可能因为像素不高,瑕疵就没那么多,就觉得很好看,后面拍了好多都还不错,其实如果不是你这次提醒我,我一直都觉得那天玩得很开心”(04)

由此可见,CCD的“低像素”“小光圈”等技术特征并不逊于当下先进摄影设备,反而在不同层面影响记忆的客观结构:一方面,它通过保留环境细节增强场景密度;另一方面,它通过成像特性调节视觉呈现,影响个体对事件的整体判断。技术怀旧因此并非简单回到过去的技术状态,而是在具体媒介物质性的参与下,重塑记忆的客观维度,使记忆在“细节还原”与“印象修正”之间形成动态张力。

5.2. 具身体验：主观情绪真实性的建构

如果说复古摄影设备通过保留背景细节影响了记忆的客观结构,那么更深层的影响则体现在拍摄过程本身。记忆不仅来源于成片结果,也来源于身体参与的体验强度。换言之,技术怀旧对记忆原真性的塑造,不仅发生在影像层面,也发生在具身实践层面。

当新媒介参与记忆生产时,个体可以通过“返回式”“复现式”“重构式”等路径重新体验过去的媒介使用行为[17]。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操作与媒介接触方式构成记忆建构的重要条件。

CCD等复古摄影设备的操作方式显著区别于当下高度自动化的算法摄影。半按对焦、调节曝光、滑动变焦、等待导出等步骤,使拍摄成为一个包含节奏与阻力的身体过程。与手机“一键生成”的即时成片不同,复古摄影强调操作的连续性与参与感,这种具身体验强化了个体对当下场景的专注度。

受访者 05：“我很喜欢操作它，我很享受这种按键，还有拨动齿轮调参数等等，这些都让我沉浸其中。”(05)

在自动优化与算法修正高度介入的摄影语境中，个体往往只需完成“触屏-生成”的最小动作，而 CCD 所提供的手动调节与延迟反馈，使个体在技术过程中获得更强的参与感。这种参与感并非简单的操作差异，而是对“我在场”的强化——记忆因此带有更明确的身体印记。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社交媒体活跃的青年女性群体的复古摄影设备怀旧实践为研究对象，从媒介物质性视角出发，通过深度访谈方法与主题分析法，系统探讨了 CCD、DV 等复古摄影设备在技术怀旧实践中的多维动因及其对记忆原真性的形塑作用。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活跃青年女性重拾旧媒介并非单一的情感冲动，而是受到生活压力、平台逻辑、审美疲劳、身份焦虑等多维社会语境因素形成的复合动机结构。复古摄影设备在承担情绪疗愈作用的同时，也成为了文化资本的象征，成为对算法摄影范式的日常抵抗形式。在这一实践中，媒介物质性具有基础性作用——以 CCD、DV 机为代表的旧媒介凭借实体按键、物理存储介质、低像素与原生画质等技术特征，构建出区别于智能影像的独特媒介经验，其物质结构不仅承载情感意义，也建构影响生产实践逻辑。

本研究还提出“记忆原真性的双维结构”。技术怀旧对记忆的形塑既体现在客观层面，也体现在主观层面：在客观维度上，复古摄影设备通过保留背景细节、降低算法干预程度，增强了情境线索与场景密度，使记忆呈现出更具结构性的现实指向。在主观维度上，具身操作与延迟反馈机制强化了身体参与与沉浸体验，提升了记忆的情绪真实性与在场感。

最后，本研究作为质性研究存在局限：样本以社交媒体活跃青年女性为主，圈层特征鲜明，视角存在偏向，未来可拓展不同群体的对比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与主题分析法，虽深挖个体经验，但代表性有限，未来可结合量化方法提升普适性；研究聚焦用户主体视角，未来可从平台算法、资本逻辑等外部因素展开多维度分析。

参考文献

- [1] Warman, C. (2009) Nostalgia in Transition, 1780-1917—By Linda M. Austin.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2, 271-272. <https://doi.org/10.1111/j.1754-0208.2008.00079.x>
- [2] Holak, S.L. and Havlena, W.J. (1998) Feelings, Fantasies, and Memori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Emotional Components of Nostalgi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42, 217-226. [https://doi.org/10.1016/s0148-2963\(97\)00119-7](https://doi.org/10.1016/s0148-2963(97)00119-7)
- [3] van der Heijden, T. (2015) Technostalgia of the Present: From Technologies of Memory to a Memory of Technologies. *NECSUS.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 4, 103-121. <https://doi.org/10.5117/necus2015.2.heij>
- [4] 刘于思. 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技术怀旧的文化实践、情感方式与关系进路[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5): 121-127, 135.
- [5] 王润. 媒介与怀旧：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与实践进路[J]. *新闻与写作*, 2022(2): 25-35.
- [6] 邓秀军, 李雅莹. 从个人情感到文化认同：豆瓣平台卡带趣缘群体的技术怀旧与媒介记忆书写[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7): 125-134.
- [7] 丁方舟. 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J]. *新闻界*, 2019(1): 71-78.
- [8] 刘瑀钊. 记忆的双重中介化：基于 CCD 相机的青年怀旧文化研究[J]. *新闻与写作*, 2024(3): 101-109.
- [9] Bauman, Z. (2013) *Liquid Modernity*. John Wiley & Sons.
- [10] 赵静蓉. 现代人的认同危机与怀旧情结[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8(5): 31-36, 175.
- [11] Holbrook, M.B. and Hirschman, E.C. (1982) The Experiential Aspects of Consumption: Consumer Fantasies, Feelings, and Fu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9, 132-140. <https://doi.org/10.1086/208906>
- [12] 杨硕. 2025 年, 3552.5 亿元!“怀旧经济”在中青年群体中升温, 你会为情怀买单吗?[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54660890482988475&wfr=spider&for=pc>, 2026-01-18.

- [13] Bourdieu, P. (201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n: Grusky, D.B.,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2nd Edition, Routledge, 499-525.
- [14] 李颖. 美图的视觉魅惑: 神话化身体的表征、展演与超载[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3): 25-30.
- [15] 赵红勋, 许唯一. 想回到“过去”: 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媒介怀旧——基于课文朗读类短视频的学术考察[J]. 新闻爱好者, 2025(11): 15-20.
- [16] 陈新儒. 当怀旧成为潮流——论当下数字媒介场域中的千禧怀旧气氛[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3): 107-116, 170-171.
- [17] 李玲, 杨宜音. 从怀旧到媒介怀旧: 传播心理学视角下的学术史分析[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022(1): 66-89, 224-225.

附录

1. 您的年龄、教育背景(本科/研究生/博士/工作),专业方向/工作领域,使用时长?

2. DV 机接触与使用基础

(1) 请问您平时比较喜欢摄影、记录生活吗,那您记录常使用的设备是?(手机、单反、拍立得、ccd)?更喜欢以视频方式记录生活还是遇到觉得有意义的时刻拍一张?

(2) 选择这个设备是因为什么?

(3) 目前使用的设备是什么?(CCD/胶卷/DV)从接触到现在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主要用于拍摄什么(日常碎片/朋友聚会/旅行风景/纪念日)

(4) 什么情况下你会更倾向于选择使用它而不是用手机相机呢?

(5) 选择 DV 机时,它最吸引您的点是什么?(画质/操作方式/怀旧感/社交属性)?或者说相比手机、单反等设备以及拍立得、胶卷还有 CCD,您认为 DV 机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或者“不便”?这些特点会影响您的拍摄选择吗,比如它的某个优势会让你在某个具体场景中,一定会去使用它,或者它的一些操作和携带上的麻烦会让你减少使用它的频率,仅在一些比较重大的场合或者当天有特殊的拍摄需求才去使用它呢?

(6) 现在很多人用怀旧设备是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很火,存在一定的跟风现象(强调是一个客观描述不是说不好),您觉得自己的使用是属于这一类吗还是有所不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有没有某个瞬间让您觉得“我用它不是为了好看,是真的需要它”?觉得生活就是要用这种比较独特的设备来记录之类的?

3. DV 机拍摄实践:行为过程与体验感知

拍摄过程中的行为与心理:

(1) 当您用 DV 机拍摄时,是更倾向于随手拍,还是会刻意构图选角度,调整参数之类的吗,这种状态和你用手机拍有什么区别?//因为手机就是点一下就可以了但设备需要开机关机各种调节,是否会让你觉得更有仪式感?

(2) ① 拍摄时的操作(比如胶卷的手动过卷、CCD 的按键对焦)需要花更多精力,这种“麻烦”对您来说是负担,还是反而会让你更投入到拍摄的场景里?

② 有没有过“因为要拿 DV 拍摄而错过当下体验,后续也想不起来?还是说,错过当下反而对场景的记忆更加清晰,比如我记得我因为拿设备反而错过了某个环节,从而反向去加深了印象的情况?可以的话请举例说明(比如音乐节自己喜欢的明星出场,掏设备但错过开场互动环节等)。

错过即时互动但坚持拍摄,说明青年女性用户追求的是“可回溯的记忆”而非“瞬时体验”,这种需求与手机拍摄的“即时分享导向”形成对比,能支撑“媒介尚古主义是对数字快消记忆的反思”这一结论。

4. 拍摄后的内容处理与互动

(1) 拍摄结束后,您会把 DV 机里的内容导出来吗?导出来后会进行剪辑加工吗还是说更喜欢保留原生画质?加工是为了什么呢?比如手机我们修图可能是为了发圈更好看,那么对于 dv 拍摄的照片进行加工,我们是希望给它赋予一种滤镜来代表自己拍摄时的某种心情吗,比如暖色点往往代表你当时是快乐温馨的,但冷色调可能是悲伤、忧郁的,这种加工带着一种怎样的目的呢?还是只是单纯为了好看,并没有掺杂过多的情绪?

(2) 您会将 DV 机拍摄内容分享给他人吗比如发布社交平台或者朋友分享,亲密回忆记录制作之类的?在这种分享过程中,您希望带给别人怎样的感觉呢,比如让别人也觉得很温馨还是单纯进行一种自我展演,不是很考虑别人对这种分享或者成片的看法?

5. DV 实践与记忆的关联

(1) 当您决定用 DV 机记录某个场景时,会比“只用眼睛看”更关注场景细节吗(如声音、人物表情),这种关注能加深您对当时的场景的印象吗?

(2) 如果用手机拍了同一个场景,您觉得两种设备记录的“记忆”会有什么差异?比如:手机拍的可能记得“我发了朋友圈”,而怀旧设备拍的会记得“当时朋友笑的样子”,对当时的整体都进行了一个会议包括情境、情绪、氛围等等。

(3) DV 机的“不可实时预览高清效果”“拍摄后需导出才能回看”等特点,会让您在拍摄时对“记忆留存”有更特殊的期待或顾虑吗比如去回想刚才好像手指挡住了之类的?

6. DV 素材对回忆的影响

(1) 当您回看 DV 机拍摄内容时,脑海中浮现的记忆和你单纯回忆,有没有什么不同?(比如细节更加丰富,情绪更加强烈,出现自己没注意的片段,或者记忆与画面产生偏差?)

(2) 有没有某段 DV 素材让您对某件事情的记忆发生变化,比如本来觉得很平淡的事情,因为 DV 的拍摄显得更加温馨,或者有些画面让自己产生一种“我是不是记错了”的错觉?或者和实际发生的场景“有出入”的情况?比如觉得“照片里的氛围很温暖,但当时其实有点无聊”,你会如何看待这种不一样?是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你觉得这种不一样的点是因为你用了这个设备还是因为画质,那如果因为画质,你后期把手机照片修成旧旧的感觉,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呢?

(3) 相比手机照片或视频, DV 素材带给您的“记忆代入感”更强还是更弱?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画质风格、拍摄时的心理状态形象再现、内容的完整度)

7. 认知反思与总结

(1) 您觉得这种“用老设备记录”的行为,是在对抗现在手机带来的“快节奏麻木”,还是单纯喜欢它的风格?如果未来手机能模拟出完全一样的画质,您还会坚持用实体怀旧设备吗?

(2) 长期用怀旧设备拍摄后,您觉得自己对“记录”这件事的看法有变化吗?比如从“拍给别人看”变成“拍给自己记”,或者从“追求高清好看”变成“追求有温度”

(3) 用一些词语来形容 DV 机带给您的感受,您会选择什么?为什么?

(4) 关于今天聊的“怀旧拍摄和记忆”,有没有我们没问到,但您觉得特别重要的点想补充?